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活哨官遭毆打

話說冒得官回家之後，囑付太太把女兒兒扮停當，又收拾了一間房屋，將家中上下人等統通交代清楚。他自己一路出來，先送信給統領的小戈什，托他務必將此事拉攏成功，感德匪淺。自己卻躲在一個朋友家去過夜。卻說統領向例，每天這頓晚飯是從不在家吃的，托名在外面應酬，其實是天天在秦淮河裡鬼混。這天到了下午，仍舊坐轎出門，先在船上打牌，又到釣魚巷裡吃酒。約摸應酬到十一點多鐘，畢竟心上有事，便先吩咐打轎回去。小戈什的心上明白，預先叮囑轎夫，叫他把轎子一直抬到冒得官的公館跟前，打門進去。羊統領假充酒醉，跟了進來。此時冒家上下都是串通好的，當把他一領到小姐房中，眾人一哄而出。統領等房中無人，才上前同小姐勾搭。聽說這一夜總共問了冒小姐不少的話，冒小姐只是不答，賽同啞子一樣。羊統領以為他是害羞，所以並不在意。

良宵易過，便是天明。羊統領正在好睡的時候，忽聽得大門外有人敲門，打的震天價響，隨後接著有人出來開門。這進來的人分明是個男人聲氣。羊統領雖然是個偷花的老手，到了此時，不禁心中害怕起來，生恐是小戈什誤聽人言，以致落了他們的圈套，連忙一骨碌從床上爬起，察看動靜，聽了聽，只聽得房間外面有人低低的說話。於是羊統領格外疑心，正想穿起長衣，輕輕拔去門門，拿在手中，預備當作兵器，可以奪門而出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羊統領在裡面各事停當，走到門前，又側著耳朵聽了一聽，誰知反無動靜，於是心上更為驚疑不定。想要開門，一時又不敢去開，只得呆呆站立在門內，約摸站了有兩刻鐘之久。冒小姐業亦披衣下床。此時冒小姐業睡初醒，花容愈媚。羊統領越看越愛，不禁看出了神，忘其所以，輕輕說得一句道：「天還早得很為甚麼不再睡一會兒？」冒小姐亦不理他。卻不料這一問早被門外一個人聽見，用手指頭輕輕把門叩了兩下，亦說道：「天還早得很統領為甚麼不再睡一會兒？」羊統領一聽門外有男人說話，這一嚇非同小可！但是說話的聲音很熟，一時想不起是誰，怔在那裡半天喘不出氣來。還是冒小姐爽快，連忙邁步近門前，伸手將兩扇門豁琅一聲拉了開來，說了聲「有話讓你們當面講」。羊統領起初還當是小姐過來拉他的卻不料有此一番舉動。房門開處，朝外一望，只見一個男人直僵僵的朝著房門跪著不動。那人低著頭，亦看不出面貌。羊統領滿腹狐疑更是摸不著頭腦。正在兩難的時候，幸虧門外跪的人先開口道：「沐恩在這裡伺候老師。難得老師賞臉，沐感恩匪淺！」說完這兩句，抬起頭來聽統領吩咐話。羊統領仔細一看，認得他是冒得官，直弄得毫無主意。只聽得冒得官又說道：「丫頭還不過來幫著我求求統領！」一言未了，他女兒亦跪下了。

羊統領至此方才恍然大悟，見他們跪著不起，知道沒有歹意，急忙的一手去拉冒得官，一手去拉小姐，嘴裡說道：「你們這番好意我都曉得。此刻我要回去彼此心照就是了。」冒得官起來之後，又請一個安，說道：「全仗老師栽培！」其時臉水早點心都已齊備。羊統領只揩了一把臉，立刻要走，冒得官父女兩個拉著，抵死不放，定要統領吃過點心再去。羊統領無奈，只得每樣夾了一點吃了方才走的。冒得官又趕出門外，站過出班，方才進來。

自此以後，羊統領便天天到他家走動。又過了兩日，卻把冒得官傳了去問過仔細，見了制台，替他竭力的洗刷。制台一心修道還來不及，那裡有工夫管這閑事，便也不去追問。統領回來，便借了一樁事，把朱得貴的差使撤掉還不算，又要斥革他的功名，辦他的遞解。朱得貴急了，到處托人替他求請。冒得官便挺身而出，說：「我去替你求情。」見了統領鬼混了一陣，統領非但不革他的功名，並且還賞他一封信，叫他到四川良大人標下去當差。一個好人全做在冒得官身上。這朱得貴非但不恨他，而且還感激他，這便是狡猾人的作用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羊統領在江南久了，認識的人亦就漸漸的多了。而且他南京有賣買，上海有賣買都是同人家合股開的，便有他現在南京一字號裡做擋手的一個人，其人姓田，號子密，是徽州人，生的又矮又胖，但是頭髮不多，只拖了一根極細極短的辮子，因此眾人就適他一個表號叫「田小辮子」。這田小辮子做了十幾年的擋手，手裡著實有錢。近來忽然官興發作，羊統領便勸他道：「如要做官，捐個同、通到江南來，有我的面子，無論那個道台跟著托托，差使是一定有的。」無奈田小辮子在南京住久了，磕來碰去的官，道台居多；他便有心爬高，官小了不要做，一定要捐道台，他自己拿錢捐官，朋友是不好止住他的，只好聽其所為。等到上兌之後，便把店中之事料理清楚，又替東家找了一個人攔手，他便起身進京引見。

他東家往來的人都是官場，他在官場登久了，而且一心一意又酷慕的是官，官場的規矩應該是在行的了，誰知大謬不然。不要說別的，單說他進京引見的時候，有人請他上館子吃飯，他到的晚了，大伙兒已入了座，還有叫的條子亦在那裡。他進門之後，見了人就作揖。見了相公亦是作揖。後來人家問他：「怎麼你見了相公要如此恭敬？」他說：「我看見他們穿著靴子，我想起我在南京的時候，那些局子裡當差的老爺們都是天天穿著靴子的，我見了他們，疑心他們是部裡的司官老爺才從衙門裡下來。他們做京官的是不好得罪的。橫豎『禮多人不怪』，多作兩個揖算得甚麼！」自己做錯了事，人家說說他，他還不服。諸如此類的笑話，也不知鬧出多少。

等他到省之後，齊巧這江南的藩司、糧道、鹽道統通換了新人，他一個也不認得。這天大早，頭一個上制台衙門，到了司、道官廳上。人家是曉得制台脾氣的，總要打過九點鐘才上衙門。他一進官廳，就在炕上頭一位坐下。後來等等大家不來，他便不耐煩，獨自一個坐在炕上打盹，穿首簇新的蟒袍補褂，身子一歪就睡著了。睡了一會，各位候補道也有有差使的，也有沒有差使的，霎時間絡絡續續來了五六十位。號房看見別位大人來到，方才把他推醒。他一只手揉眼睛，卻拿一只手滿身的亂抓，說是炕上有臭虫，把他咬著了。說話間定睛一看，一見來了許多人，把他嚇了一跳。幸虧全是候補道，其中也有認得的，也有不認得的。連忙下炕，一一招呼。招呼之後，正待歸坐，卻見一個人走了進來，也是紅頂花翎，朝珠補褂。他卻不認得這人是誰，見了面，一揖之後，忙問：「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姓齊。」接下來又問：「台甫？」旁邊走上來一位候補道，是羊統領的熟人，曾經托過他招呼田小辮子的；這位候補道忙把田小辮子一拉，說了聲：「這是方伯。」田小辮子連忙應聲道：「原來是方翁先生，失敬失敬！」藩台也不理他，徑自坐下。

這個擋口，外面又進來一個人，大家都認得是兩淮運使，新從揚州上省稟見的。眾人見了，一齊都招呼過。獨有田小辮子又頂住問「貴姓、台甫」，運司說了。接著又問「貴班」，運司亦看出他是外行，便回了聲「兄弟是兩淮運司」。誰知田小辮子不聽則已，及至聽了「運司」二字，那副又驚又喜的情形，真正描畫不出。陡然把大拇指頭一伸，說道：「啊喲！還了得！財神爺來了！」大眾聽了他的話都為詫異，就是那位運司亦楞住了。只聽得田小辮子說道：「你們想想看：兩淮運司的缺有名的是『一個鐘頭進來一個元寶』一個元寶五十兩；一天一夜二十四個鐘頭，就是二十四個元寶，二十四個元寶就是一千二百兩。十天一萬二千兩，一個月三十天，便是三萬六千兩。十個月三十六萬，再加兩個月七萬二，一共是四十三萬二。啊喲！還了得！這們一個缺，只要給我做上一年就盡夠了！」他正說得高興，忽然旁邊有他一個同寅插嘴道：「有如此的好缺，怎麼給人家做人家還不肯要呢？」眾人忙問：「給誰誰不要？」那人說道：「就是那個唐什麼先生，不是有旨意放他這個缺，他一定要辭不做嗎？」又一個人說道：「唐某人呢，本來是個大名士。做名士的人不免就把銀錢看輕些，任你是甚麼好缺也都不在他心上。而且現在的這個運司缺亦比前差了许多。」田小辮子道：「任他缺分如何壞，做官的利息總比做生意的好。」眾人見他說的窮形盡致，也不理他。

停了一刻，約摸已有十點打過，制台布老祖前應做的功課一一停當，方才出外見客。頭一班司、道進見。田小辮子是初次稟到的人，於是隨著一同進去，見了制台。一切禮節全是隔夜操練好的，居然還沒有大錯，不過一件毛病不好，是愛搶說話，無論制台問到他不問到他，他都要搶著說。幸虧這位制台是位好好先生，倒也並不動氣。見過一面之後，第二天藩司上院就說他的壞話，說他是生意人出身，官場上的規矩都不懂得。制台道：「還好，尚不失他的本色。這種人倒是老實人，是不會說假話的。而且他在南

京年代多了，有些外頭的事情我們不曉得，倒好問問他。究竟他還沒有沾染官場習氣，諒來不敢蒙蔽我們。」藩台見制台如此，亦沒有別的說話。等到公事回完，只好退了下來。

第二天又一同上院。湊巧同見的有營務處上的一位道台。制台朝著這位道台道：「現在營制太不講究。這以羊某人所帶的幾營而論：有一營一半是德國操，一半是英國操；又一營全是德國操，忽然當中又攙了些長苗子。這長苗子是我們中國原有的，如今攙在這德國操內，中又不中，外又不外，倒成了一個中外合璧。我兄弟年紀大了，有些事情怕心煩，總要諸位費心幫幫忙。羊某人也是馬馬糊糊的。你們總得說說他才好。還有此一件習氣最不好：我每逢出門，看見街上有些兵都把洋槍倒搨在肩膀上，那一頭也有拴一把雨傘的，也有掛一雙釘鞋的，真正難看！」制台說到這裡，那個營務處道台還沒有答腔，田小辮子搶著說道：「不瞞大帥說：職道在敝居停羊某人營裡看得多了，德國操的洋槍都是倒搨的，大帥倒不必怪他。」制台聽了，也不去理他，只同那個營務處上的道台說話。

一會又說道：「新近有個大挑知縣上了一個條陳，其中有些話都是窒礙難行，畢竟書生之見，全是紙上談兵。這些營務事情，如非親身閱歷，決不能言之中肯。」田小辮子又插嘴道：「職道跟敝居停羊某人相處久了，有年職道同敝居停談起這件事，職道擬過幾條條陳，很蒙敝居停說好。明天倒要抄出來送給大帥瞧瞧。」制台道：「你有什麼見解，盡管寫出來。」田小辮子又答應了「是」。等到院上下來，便把從前在店裡專管寫信的一位朋友請了來，同他商議。他自己拿嘴說，那個朋友拿筆寫。寫了又寫，改了又改，足足弄了十六個鐘頭，好容易寫了一個手折；其中又打了幾個補釘。

（大挑知縣：清制：三科以上會試不中的舉人，挑選一等的以知縣，二等的以教職，六年舉行一次，以使舉人有較寬的出路，叫做大挑。）

到了次日入院，齊巧這日制台感冒，止輟不見客。田小辮子扑了一個空，心中甚是怏怏，便同巡捕官說道：「我是來遞條陳的，與別位司、道不同。老師既不出來見客，可以帶我到簽押房裡獨見的。」巡捕官道：「老師今天連老祖跟前的功課都沒有做，此刻剛正吃過藥，蒙著兩條棉被在那裡出汗。早有過吩咐，統通不見，請大人明天再過來罷。」田小辮子無奈，只得悶悶而回。誰知制台一連病了五天，就一邊止了三天轅門。田小辮子要見不能見，真把他急得要死。

到了第六天，制台的病稍為好些。因為江南地方大，事情多，不好不出來理事，於是兩三個跟班的架著，勉強出來會客。田小辮子跟了一班司、道進見。自然是藩台同著鹽、糧二道說話，問：「老師今天可大安了？」制台道：「病是好了，不過覺著沒有氣力。到了我這樣的年紀，算算不大，怎麼一病之後，竟其如此無用？」別人尚未開口，田小辮子先搶著說道：「老師白天忙，晚上忙，時晨有早晨的公事，夜裡有夜裡的公事；人有多少精神，禁得起如此的磨呢！老師總要保養保養才好！」他說的原是真話。不料這位制台上房裡一共有十一個姨太太，聽了他話，一時誤會了意，沉吟了半天，忽然說道：「老兄的話很不錯。但是兄弟姪妾雖多，這兩年因為常常在老祖跟前當差，一直是齋戒的，怎麼還會生病？」田小辮子連忙接口道：「職道說的公事是老師天天辦的公事，並不是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也咽住了。

制台見他說話莽撞，心上好不自在，半天不響，正想端茶送客，忽然田小辮子站起來，從袖筒裡掏出一個手折，雙手奉上制台，說道：「這是上回老師吩咐擬的條陳，職道已經寫好了五六天了，帶來請老師過目。」制台說了半天的話，早已力倦神疲，恨不得他們即刻出去，好到上房歇息。偏偏田小辮子要他看條陳。他要待不看，無奈他是好好先生做慣的了，一時又放不下臉來。只好打起精神，把手折接了過來，掙扎著大略看了一遍；兩手拿著手折，禁不住瑟瑟的亂抖。藩台怕他勞神，便說：「大帥新病之後，不可勞神，條陳上的事情過天再斟酌罷。」誰知田小辮子拉了藩台袖子一把，道：「兄弟這個條陳，是大帥五六天前頭吩咐的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又跑到制台面前，拿手指著條陳，說道：「大帥，條陳不多，只有四條。大帥請看這第一條。」此時制台正被他弄得頭昏眼花，又見他自己離位指點，毫無官體；本來就要端茶送客的，如今見他這個樣子，倒要看看他的條陳如何再講。但是頭裡發暈，雖然帶了眼鏡，也是看不清楚，便道：「你說給我聽罷。」田小辮子一聽大喜，忙把手折接了過來，雙手高捧，站在地當中，高聲朗誦。未曾念滿三行，已經念了好些破句：原來替他做手折的人，其中略為掉了幾句文，所以田小辮子念不斷句。制台聽了不懂，便問大眾：「諸公懂他的話不懂？」各位司、道都不言語。

制台道：「你老實講給我聽罷，不要念了。」田小辮子便解說道：「職道的第一條條陳是出兵打仗，所有的隊伍都不准他們吃飽。」制台道：「還是要克扣軍餉不是？俗語說的好，『皇帝不差餓兵』，怎麼叫他們餓著肚皮打仗呢？」田小辮子道：「大帥不知道，這裡頭有個比方：職道家裡養了個貓，每天只給他一頓飯吃，到了晚上就不給他吃了，等他餓著肚皮。他要找食吃，就得捉耗子。倘或那天晚上給他東西吃了，他吃飽了肚皮就去睡覺，便不肯出力了。現在拿貓比我們的兵，拿耗子比外國人。要我們的兵去打外國，斷斷乎不可給他吃得個全飽，只好叫他吃個半飽，等到走了一截的路，他們餓了，自然要拚命趕到外國人營盤裡搶東西吃。搶東西事小，那外國人的隊伍，可被我們就吵亂了。」制台道：「不錯，不錯。外國人想是死的，隨你到他營盤裡搶東西吃。他們的炮火那裡去了？我看倒是一個兵不養，等到有起事來，備角文書給閻王爺，請他把『枉死城』裡的餓鬼放出來打仗，豈不更為省事？」說完，哈哈一笑。田小辮子雖然聽不出制台是奚落他的話，但見制台的笑，料想其中必有緣幫故，於是臉上一紅，說道：「這個道理，是職道想了好幾天悟出來的。」

制台聽他說話開味，合也不覺勞乏，反催他說，道：「第一條我已懂得了，你說第二條。」田小辮子見制台要聽他條陳，更把他喜的不得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前頭第一條講的是陸師。這第二條講的是炮台。現在我們江南頂吃重的是江防，要緊口子上都有炮台。這炮台上的大炮是專門打江裡的船的。職道有一個好法子：是教這炮台的兵天天拿了大千里鏡把這江裡的路看清。譬如外國人的船是朝著西面來的，我們就架上大炮朝著東面打去；倘若是朝著東面來的，我們就朝著西面打去。這叫做『迎頭痛剿』、萬無一失。至於或南或北，都是如此。」制台道：「炮台上的炮不打江裡的敵船打那一個？難道拔轉來打自己的人不成？至於炮台上的人，原該應懂得點測量的；等到看見了敵船，東西南北，對准水線，亦要算准時刻，約摸船還未到的前關一秒鐘或兩秒鐘，三秒鐘，就得把炮放出。等到炮子到那裡，卻好船亦走到那裡，剛剛碰上，自然是百發百中，萬無一失。天下那裡有但辨方向，不論遠近，向海闊天空的地方亂開炮的道理？況且放一個炮要多少錢，你也仔細算算沒有？」田小辮子見制台正言厲色的駁他，又當著各位司、道面上，一時臉上落不下，只好強辯道：「職道所說的『迎頭痛剿』，原說的是對准了船頭才好開炮。」制台道：「等到船頭對准炮門已來不及了；等到炮子到跟前，那船早已走過，豈不又是落了空？總之，不懂得情形還是不要假充內行的好！」田小辮子被制台駁的無話可說，於是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，一聲也不敢啊。

此時制台同他駁了半天，虛火上來，也有了精神了，索性叫他再把後頭兩條逐一解說出來。田小辮子只得又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第三條是為整頓營規起見，怕的是臨陣退縮，私自逃走，或者在外頭鬧亂子闖禍。照職道這個法子，就不怕他們了。」制台道：「有什麼高明法子？倒要請教請教。」田小辮子道：「職道也不過如此想，可行不可行，還求大帥的示下。」制台道：「快講！不要說這些費話了！」田小辮子道：「凡是我們的兵，一概叫他們剃去一條眉毛。職道想這眉毛最是無用之物，剃了也不疼的。每個人只有一條眉毛，無論他走到那裡，都容易辨認。倘若是逃走以及鬧了亂子，隨時拿到就可正法，是斷乎不會冤枉的。」制台道：「從前漢朝有個『赤眉賊』，如今本朝倒有了『無眉兵』了，真正奇聞！你快一齊說了罷！」

田小辮子只得又說道：「這第四條是每逢出兵打仗的時候，或是出去打鹽梟，拿強盜，所有我們的兵，一齊畫了花臉出去。」制台道：「畫了花臉，可是去唱戲？」田小辮子道：「兵的臉上畫的花花綠綠的，好叫強盜看著害怕。他們老遠的瞧著，一定當是天神天將來了，不要說是打強盜，就是去打外國人，外國人從來沒有見過，見了也是害怕的。」制台道：「你的法子很好，倒又是一個義和團了！」田小辮子把臉一紅道：「職道雖然沒有見過義和團，常常聽北邊下來的朋友談起團裡的打扮，有些都學黃天霸的模樣。職道現在乃是又換一個樣兒，是照著戲台上打英雄的那些花臉去畫，無論什麼人見了都害怕的。」

田小辮子只圖自己說得高興，不提防制台聽了他的條陳，竟其大動肝火，頓時唾了一口道：「呸！這樣放屁的話，也要當作條陳來上！你們諸公聽聽，傳出去豈非笑談！江南的道台都是如此，將來候補的一定還要多哩！」田小辮子還當制台有心說笑話，同他嘔著玩耍，便亦笑嘻嘻的湊趣說道：「江南本來有個口號，是：『婊子多，驢子多，候補道多。』」制台不等他說完，便接口道：「像你這樣的候補道，本來只好比比驢子！婊子！再稍微上等點的人，你就比不上！」其時藩台等人見制台說話說的長遠了，恐怕他累著又要犯毛病，上了年紀的人是經不起的。況且這位制台是忠厚慣的，今忽一旦動了真火，田小辮子又是個市井無賴，不曉得甚麼輕重的，生恐他兩個人把話說搶，將來不好收場。於是等端茶碗，便一齊站立告辭。制台一面送他們，還一面數說田小辮子。此時田小辮要強辯也不敢強辯了，於是跟著大眾一塊兒出去。

走到外面，將要上轎，便有他的相好埋怨他這個條陳今天是不應該上的；勸他的人，就是他的同寅趙元常。他便拉了趙元常袖子，自己分辯道：「我那裡有工夫上這撈什子！這原來是大帥他自己問我要的。他問我要，我怎麼好說不給他？而且條陳上不上在我，用不用由他，他也犯不著生這樣大氣，拿人不當人！人家的官小雖小，到底也是個道台，銀子一萬多兩呢！」趙元常見他的為人呆頭呆腦，說的話不倫不類，又想到制台剛才待他的情形，恐怕事情不妙。趙元常本是羊統領的知交，田小辮子到省，羊統領曾托過他，說：「田小辮子是個生意人，一切規矩都不懂得，總得你老哥隨時指點指點他才好。」所以這趙元常才肯埋怨他，勸他不要多講話。後來他不服趙元常的話，趙元常也生氣，便趁空回了羊統領，說：「田某人太不懂事，總得統領自己把他叫來開導開導才好。」羊統領本來同他很關切的，當時一口應允，說：「等我馬上關照他。」

齊巧這日陰天很有雨意，羊統領沒有事情做，便叫差官拿了片子把一向同在一起的幾個道台，甚麼孫大鬍子、余蓋臣、潘金士、糖葫蘆、烏額拉布、田小辮子一共六位，又面約了趙元常，通統賓主八位，同到釣魚巷大喬家打牌吃酒。趙元常因另有事情，說明白去去再來。羊統領卻自己坐了轎子先去吃煙。這大喬同羊統領也有三年多的交情了，見面之後，另有副肉麻情形，難描難畫。一霎時親熱完了，所請的七位大人也陸續來了。當下先打牌，後吃酒。

卻不料那田小辮子田大人新叫的一個姑娘，名字叫翠喜，是烏額拉布大人的舊交。烏額拉布同田小辮子今天是第一次相會，看見田小辮子同翠喜要好，心上著實吃醋。起初田小辮子還不覺得，後來烏大人的臉色漸漸的紫裡發青，青裡變白。他是旗下人，又是闊少出身，是有點脾氣的。手裡打的是麻雀牌，心上想的卻是他二人。這一副牌齊巧是他做莊，一個不留神，發出一個中風，底家拍了下來。上家跟手發了一張白板，對面也拍出。其時田小辮子正坐對面，翠喜歪在他懷裡替他發牌，一會勸田小辮子發這張牌，一會又說發那張牌。田小辮子聽他說話，發出來一張八萬，底家一攤就出。仔細看時，原來是北風暗克，二三四萬一搭，三張七萬一張八萬等張。如今翠喜發出八萬，底家數了數：中風四副，北風暗克八副，三張七萬四副，八萬吊頭不算，連著和下來十副頭，已有二十六副，一翻五十二，兩翻一百零四，萬字一色，三翻二百零八。烏額拉布做莊，打的是五百塊洋錢一底的么二架，莊家單輸這一副牌已經二百多塊。烏額拉布輸倒輸得起，只因這張牌是翠喜發的，再加以醋意，不由得「怒從心上升，惡向膽邊生」，頓時拿牌往前一推，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我們打牌四個人，如今倒多出一個人來了！看了兩家的牌，發給人家和，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來做我一個的！」翠喜忙分辯道：「我又不曉得下家等的是八萬。你莊家固然要輸，田大人也要陪著你輸。」烏額拉布道：「自然要輸！你可曉得你們田大人不是莊，輸的總要比我少些？」翠喜道：「一個老爺不是做一個姑娘，一個姑娘不是做一個老爺，甚麼我的田大人！你們諸位大人聽聽，這話好笑不好笑！」

田小辮子看見烏額拉布同翠喜倒蛋，心上已經不願意。他本是個「草包」，毫無知識的人，聽了翠喜的話，便也發話道：「『中正街的驢子，誰有錢誰騎！』」烏大人，你不要這個樣子！」烏額拉布見田小辮子說出這樣的話來，便也惱羞成怒，伸手拿田小辮子兜胸一把，那一只手就想去拉他的辮子。幸虧糖葫蘆眼睛快，說道：「別的好拉，他的辮子是拉不得的！共總只剩了這兩根毛，拉了去就要當和尚了！」烏額拉布果然放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田小辮子也拉住烏額拉布的領口不放。只聽得田小辮子罵烏額拉布「烏龜」；烏額拉布亦罵田小辮子「田雞」。田小辮子說：「我做田雞總比你當烏龜的好些！」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兩人對罵的話，記也記不清。這日打牌的人共是兩桌，大眾見他二人扭在一處，只得一齊住手，過來相勸。其時外邊正下傾盆大雨，天井裡兩聲嘩喇嘩喇，鬧的說話都聽不清楚。大家勸了半天，無奈他二人總是揪著不放。烏額拉布臉上又被田小辮子拿手指甲挖破了好兩處，雖然沒有出血，早已一條條都發了紅了。羊統領雖然是武官，無奈平時酒色過度，氣力是一點沒有的，上前拉了半天，絲毫拉不動二人。又想，「倘或被二人一個不留神，誤碰一下子，恐怕吃不住。」便自己度德量力，退了下來。後來好容易被孫大鬍子、趙元常一干人將他倆勸住的。烏額拉布坐定之後，方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發疼；及至立起走到穿衣鏡跟前一看，才曉得被田小辮子挖傷了好幾處，明天上不得衙門，見不得客，心上格外生氣。一面告訴別人，一面立起身來想找田小辮子報復。其時田小辮子已被趙元常等拖到別的屋裡去坐。烏額拉布見找他不到，於是又踉蹌腳罵個不了。羊統領道：「烏大哥臉上的傷，可惜是田小辮子挖的；倘或換在相好身上，是相好拿他弄到這個樣兒，烏大哥非但不罵他，而且還要得意呢。」說的大家嗤的一笑。

其時天已不早。外面雨勢雖小了些，依舊淅淅瀝瀝下個不了。羊統領便吩咐擺席。正要叫人去請田、趙二位大人，只見趙元常獨自一個進來，說田小辮子不肯吃酒，一個人溜回去了。羊統領只好隨他。於是大家入座，商議著明天上院，叫人替烏額拉布請了三天感冒假，好在釣魚巷養傷。

席面上正說著話，忽外面走進四五個人來。為首的渾身拖泥帶水，用一塊白手巾扎著頭，手巾上還有許多鮮血。走進門來，一見統領，便拍托一忽，雙膝跪地，口稱：「軍門救標下的命！」羊統領一見之下，不覺大驚失色，心上想：「剛才他們打架的時候，並不見有他在內。怎麼他的頭會打破？」正在疑疑惑惑，又聽那個人說道：「標下伺候軍門這多少年，從來沒有誤過差事；就是誤了差事，軍門要責罰標下，或打或罵，標下都是願意的。如今憑空裡添了個外國上司，靠著洋勢，他都打起人來，這還了得！標下是天朝人，雖說都司不值錢，也是皇上家的官，怎麼好被鬼子打！標下今年活到毛六十歲的人了，以後這個臉往那裡擺！總得求軍門替標下作主！」說罷，又碰了幾個頭，跪著不起來。

羊統領還不明白他的說話，便問：「你到底是做什麼的？你說在我這裡當差，怎麼我不認得你？你好好一個人，怎麼會叫外國人打？總是你自己不好，得罪了他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標下在新軍左營當了十八年的差。軍門有時出門或者回來，標下跟著本營的營官接差送差，軍門的面貌早已看熟的了；平時沒有事，標下又夠不上常到軍門跟前伺候你老人家，軍門那裡會認得標下呢？至於外國人那裡，標下算得忍耐的了。他說外國話，標下也學著說外國話對答他，並沒有說錯甚麼，他搶過馬棒就是一頓。現在頭上已打破了兩個大窟窿，淌了半碗的血。軍門不替標下作主，標下拚著這條老命不要，一定同那鬼子拚一拚！」

其時台面上的人算孫大鬍子公事頂明白，聽了那人的話，沒頭沒腦，心上氣悶得很，急忙插嘴問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叫個甚麼名字？怎麼會同外國人在一塊兒？說明白了好叫你軍門大人替你作主。」羊統領到此，亦被孫大鬍子一言提醒，幫著催他快說。又見那個人回道：「標下叫龍占元，是兩江盡先補用都司，現在新軍左營當哨官。五天頭裡，標下奉了營官的差遣，同了本營的翻譯到下關迎接本營的洋教習。那知一等等了五天，連個影子都沒有。偏偏今天下大雨，標下以為下兩那外國人總不會來的了；正因等的不耐煩，就跑到一個朋友家去躲雨。那曉得正是下大雨的時候，輪船正攏碼頭。標下聽見輪船上放氣，趕緊跑到躉船上去看；只見外國人站在那裡生氣，說天下雨把他行李弄潮了。諸位大人想想看，是天下雨濕了他的行李，又不是人家弄潮他的。標下因為他是外國人，制台大人尚且另眼看待，標下算得甚麼東西。當時就趕緊上前周旋他。他一連問了幾句話，標下又趕緊的答應他。不料標下周旋他倒周旋壞了。他咕唧咕唧說的是些甚麼話，標下還一句不懂，他已經動了氣，拿起腿來朝著標下就是兩腳。標下說：『有話好說，你犯不著踢人。』他也不聽見，順手就把標下手裡的馬棒搶了過去，一連拿標下打了十幾下子，以致把頭打破。標下說的句句真言。諸位大人不相信，現今翻譯同了標下回來，他就是個見證。」

說到這裡，跟他來的人當中，便有一個衣服穿的略為齊全的，走上來朝著羊統領打了一個千，自稱他是營裡的翻譯：「一向少

來替軍門請安。今天是被龍占元龍都司拉了來替他做見證的。」羊統領見他打千，也只把身子略欠了一欠，仍舊坐下，問他道：「怎麼好端端的會叫洋教習打他？洋教習說些甚麼？他是怎麼回答的？」那翻譯便湊前一步，道：「回統領的話，龍都司實實在在被洋人打的可不輕，頭都打破。他說的話，一字兒不假。至於他為了甚麼捱打，卻要怪他自己不會說話。」羊統領道：「是啊，外國人斷乎不會憑空打他的，總是他自己不好。」此時龍占元跪在地下，聽見翻譯說他不是，統領怪他不好，直把他氣的臉紅筋脹，昂著頭，噉著嘴，一個人賭咒。

羊統領也不理他，便催翻譯快說。翻譯回道：「千不是，萬不是，總是老天爺今天下雨的不是。如果不下雨，洋人的行李不會弄潮，就沒有這場事了。偏偏輪船攏碼頭，偏偏下大雨。那洋人的行李從輪船上搬到躉船上，雖然一跨就過，搬行李的人又沒有拿傘，不免弄潮了些。洋人的脾氣亦實在難說話，到了躉船上，就跳著腳罵人。等他罵過一會子，沒有人在他跟前，他也只好罷手。齊巧龍都司要去討好，上去同他拉手，周旋他。好洋人的脾氣是越扶越醉的。不理他倒也罷了，理了他，他倒跳上架子了。龍都司同他拉手，他不同他拉，卻把他的手一推，瞪著眼睛打著外國話問他。你不會外國話，不理他也就罷了，偏偏這位龍總爺又要充內行，不曉得從那裡學會的，別的話一句不會說，單單會說『亦司』一句。洋人打著外國話問他：『你可是來接我的不是？』龍都司接了一聲『亦司』。洋人又問：『既然派你來接我，為甚麼不早來？你可是偷懶不來？』龍都司又答應了一聲『亦司』。洋人聽了他『亦司亦司』，心上愈覺不高興。又問他道：『你不來接我，如今天下雨，你可是有心要弄壞我的行李不是？』這時候，我們懂得外國話，都在旁邊替他發急。誰知他不慌不忙又答應了一聲『亦司』。洋人可就不答應了。他手裡本來有根棍子的，舉起棍子兜頭就打，誰知用力過猛，棍子一碰就斷。彼時洋人氣不過，一面嘴裡罵他，一面就伸手把他手裡的馬棒奪了過來，沒頭沒臉就是一頓。等到頭已打破，他嘴裡還在那裡『亦司亦司』。真正把我們旁邊人氣昏了！後來好容易把洋人勸開。等到雨下小些，叫了馬車，連人連行李一齊替他送回家去。我們這裡大家都怪龍都司說：『你同洋人說話，怎麼只管說『亦司亦司』一句？』如今為這『亦司』上可就吃了苦了。我們說話，他還不服，說：『我們官場上向來是上頭吩咐話，我們做下屬的人總得『是是是』，『著著著』、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規矩待他，他還心上不高興，伸出手來打人，真正是豈有此理！』現在洋人已經回家去了。龍都司因為捱了洋人的打，而且頭亦打傷，心上不甘，特地奔到軍門公館裡喊冤。到了公館裡，曉得軍門在這裡，所以又趕了來的。」

羊統領聽完了一席話，不禁緊鎖雙眉，把頭搖了兩搖，說道：「我就曉得你們這些人不安本分，專門替我惹亂子！好端端的，外國人那裡，你又去得罪他做什麼？」龍占元道：「標下怎敢得罪外國人。他打標下卻是打得不在理。」羊統領道：「你要怎樣？」龍占元道：「求大人伸冤。」羊統領尚未答言，畢竟孫大鬍子老奸巨猾，忙替羊統領出主意道：「人已經被外國人打了，你有甚麼法子想，你去替他伸冤？終究是我們自己人不好。他不去躲雨，輪船一到，他就把外國人接了下來，自然沒得話說。如今是他自己誤了公事，反說外國人不講情理，這場官司就怕打到制台跟前，非但打不贏，而且還要弄出交涉重案。我們現在是『今朝有酒今朝醉』，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』。人已打了，外國人不來問你的信，總算有你的臉了。如今反要生出是非來，我看很可不必！」一席話提醒了羊統領，立刻把臉一沉，朝著龍占元發落道：「本營營官派你去接洋教習，沒有叫你去躲雨；你偷著去躲雨，以致外國人的行李沒人照應，自然要弄潮的了。這要怪你自己不好，外國人打你是應該的。以後當差使都這樣的誤事還了得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回頭吩咐同來的翻譯，叫他回去同營官說：「叫他另外派人。這龍嘴官，我非但撤去他的差使，而且還要重辦，以為妄言生事者戒！」翻譯聽了羊統領的吩咐，只好答應著。可把龍占元急死了，跪在地下磕頭如搗蒜，口稱：「軍門開恩！標下以後不敢生事了，如今也不求伸冤了。」羊統領道：「你們眾位請聽，他到如今還說他自己冤枉。『不到黃河心不死』，我一定不能饒他！明天我還要把外國人請了來，叫他看我發落！」龍占元一聽不妙，又連忙磕頭，連忙改口，又求「諸位大人可憐標下，替標下好言一聲罷！」羊統領又問他：「冤枉不冤枉？」龍占元回稱：「不冤枉。」又問：「該打不該打？」回稱：「實在該打。」羊統領見他自己認了不是，還不肯放他，叫同來的翻譯把他帶回去交給營官：「倘或三天之內，外國人不來說話便罷；倘有一言半語，我是問他要人的！」龍占元至此方才無話可辯，又磕了一個頭起來，含著眼淚，抱頭而去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